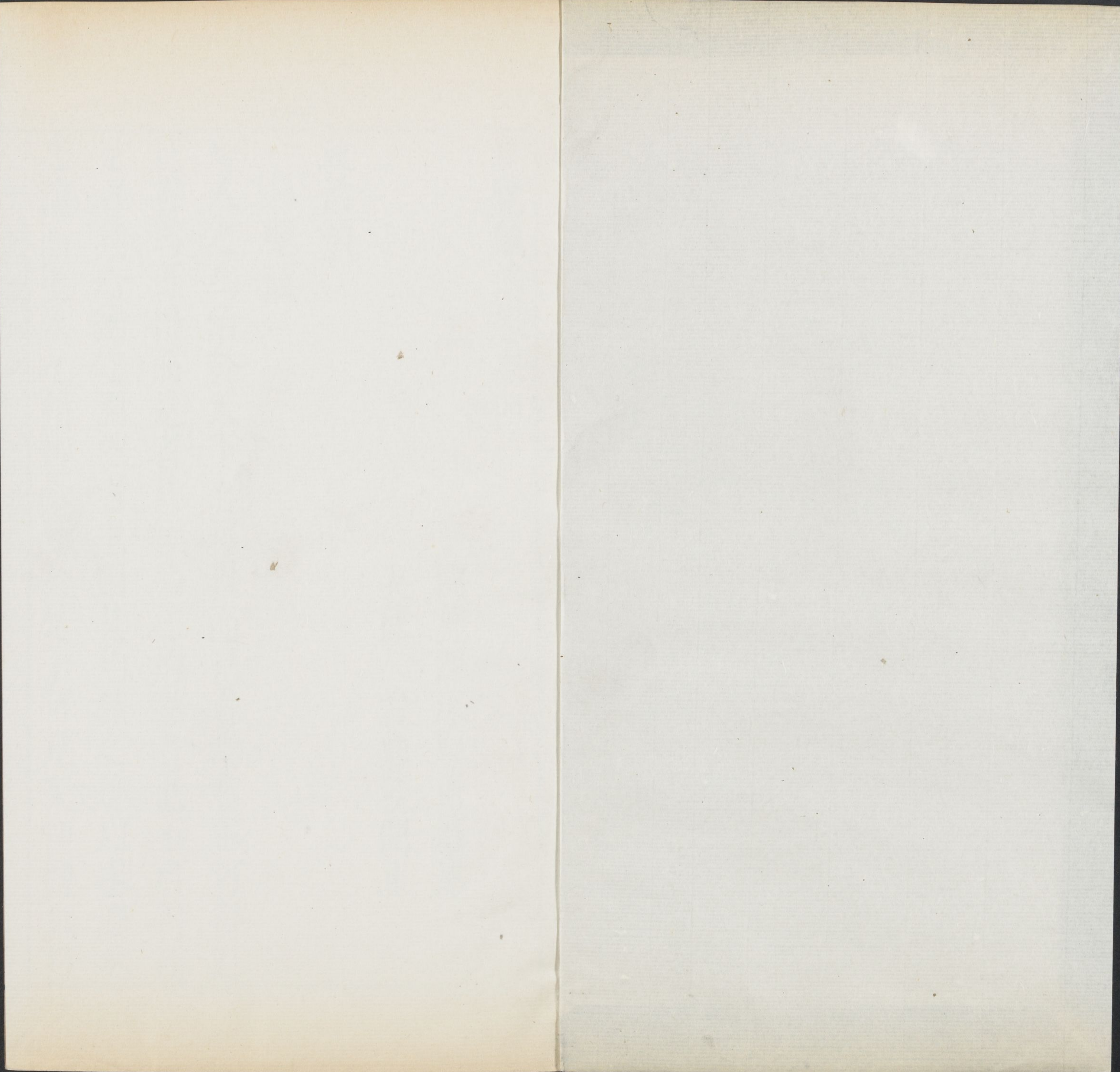


T9299/0133

4



慈覺類編卷之四

政治類

聖政

閩施澤深厚由禁遊

吳陳 台鼎侯閔止

聖人之爲治於天下有可得而見者焉有不可得而見者焉可得而見者其經綸之灼然者也不可得而見者其心術之淵然者也因其灼然之迹以求淵然之蘊而聖人之精神心術於是乎可見矣仰觀日月

急覽類編卷之四

政治類

聖政

閩施澤深厚甫纂述
吳陳 台鼎侯閱正



聖人之爲治於天下。有可得而見者焉。有不可得而見者焉。可得而見者。其經綸之灼然者也。不可得而見者。其心術之淵然者也。因其灼然之迹。以求淵然之蘊。而聖人之精神心術。於是乎可見矣。仰觀日月

星辰而知乾元之撰。俯察山川草木而知地道之神。中考禮樂文章而知聖心之蘊。其理一也。二帝三王有不可見之蘊。故其發之也大。漢唐而下。徒有可見之迹。則其中之所蘊。不待言而知其微矣。規模弘遠。漢庶幾乎。而馬上甘心焉。萬目畢舉。唐足觀乎。而慚德爲多焉。人文畢集。宋或優乎。而威武不振焉。是何足以語隆古之休耶。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道涵太始。心會淵源。中之所蘊。夫孰得而窺其際乎。姑以治道觀之。則見其禮文咸秩。而祀

事嚴也。

儲官早正。而大本定也。衆建

諸王。以爲

藩屏。列封功臣。以誓山河。何大分之昭也。椒房無與。政之嫌。嬪嬙無當。夕之寵。何家法之正也。設官分職。而百工以正也。則壤成賦。而萬民以均也。制禮作樂。而神人以和也。撻伐柔服。而四夷咸賓也。國初儒臣宋濂。嘗以六事稱之。曰功高萬古。曰得國之正。曰獨稟全智。曰敬天勤民。曰家法之嚴。曰兵政有統。豈非見而知之。而能道其實乎。近時詞臣謝鐸。又以五事贊之。曰攘克夷狄。以復中夏。曰肇基南服。以一天

下曰威加勝國。鋒刃不交。曰躬自創造。臨御最久。曰申明祖訓。家法最嚴。豈非聞而知之。而獨觀其大乎。成祖之心一。太祖之心也。成祖之政一。太祖之政也。肅清內難。三掃虜庭。其武同矣。購求遺書。表章六籍。其文同矣。元旦日食。不受呂震之賀。其敬天則同矣。有司蔽蝗。卽簡御史之差。其勤民則同矣。仁宗在位未久。而有侍臣圖書之賜。邊將鈔幣之頒。揭姓名以考察百官。分南北以網羅賢俊。其善政何多也。宣宗繼之。重稼穡。賑窮獨。獎敢諫之臣。斥建

寺之請。不有以發。仁考之所未發者乎。英宗幼冲嗣位。而有經筵禮儀之定。母后孝思之勤。宴循吏于禮部。聘處士於山林。其大政何善也。憲宗繼之。耕籍田。幸太學。錄于謙之後容。毛弘之諫。不有以體。英廟之所欲爲者乎。孝宗在位十有八年。深仁厚澤。卽漢文宋仁也。自今考之。視朝有節。讞獄必親。郊祀謹時。日之嚴。水旱施賑。恤之惠。起王恕。用彭韶。而天下頌其明。刑繼曉。屏攷省。而天下服其斷。蓋皆其大者焉。世宗臨御四十五載。壽考作人。

卽三宗文王也。自今觀之。郊廟有制。明倫有典。內殿去銅佛之像。先師正名號之尊。節冗食核莊田而民蒙其惠。操乾剛振玩愒而人畏其威。蓋皆其著者焉。懿惟先帝不承。先烈錄用建言得罪之臣。明正方士誑惑之罪。復早朝面奏之規。正郊廟親祀之典。工作停其不急。冗官去其太甚。聽講視學。崇文教也。恤刑閱武。重兵刑也。此蓋其蘊之爲德者。與祖宗而協一。故達之爲政者。與祖宗而同符也。今我皇上維新百度。內賴母后之贊成。外倚勲賢之協助。善政良法。愚當拭目以觀其成。然顧猶有獻焉。則亦惟法祖宗之舊而悉去先朝紛更之弊耳。

紀綱

人君所以整齊天下。而維持萬世者。蓋必有不易之道焉。曰綱紀而已矣。紀立而法度齊。綱張而衆目舉。約異以入於同。合萬而歸于一。若綱在綱。若狐裘之挈其領也。此之謂經世之要樞。彌綸之大道乎。記曰。紀綱旣正。天下大定。是經治之本在此也。書曰。亂其

紀綱乃底滅亾。是兆亂之原在此也。棫樸之詩。所以誦文王也。而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假樂之詩。所以祝其君也。而曰之綱之紀。燕及朋友。雲漢之詩。所以刺幽王也。而曰旱既太甚。散無友紀。卷阿之詩。所以咏成王也。而曰豈弟君子。四方爲綱。紀綱之重于周室也。固如是夫。漢以規模爲紀綱。故大綱正而衆目未張。唐以法令爲紀綱。故衆目張而大綱未正。宋以禮樂爲紀綱。故大綱正而衆目復張。此雖宋儒溢美之言。然亦可以見宋之人心風俗矣。他如仲長統以

井田于謹。以賞罰。姚崇以官爵。杜黃裳以法度。蘇子瞻諸人。以臺諫爲紀綱者。各指一事。非其全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用夏變夷。立綱陳紀。始自宮庭。達於天下。創之一時。垂于萬世。宮闈不與朝政。藩封不攝民事。所以立家之紀綱也。春官不許專官。戚畹不干國典。所以正國之紀綱也。都督有五事之規。御史有九節之諭。所以飭臣之紀綱也。有大誥以申明五常。有通訓以戒勅四民。所以樹民之紀綱也。列聖相

承維持不墜。皇圖鞏固。

宗社奠安。豈偶然哉。然法久則弊。弊則乘之以玩。教殘則弛。弛則繼之以荒。自今言之。庶民僭擬于王公。風俗靡矣。欲董而正之。則豪貴之奢泰者。不可不先革也。恒產兼并于閭右。世業壞矣。欲更而復之。則鄉邑之武斷者。不可不重譴也。士鮮廉耻。母亦教之不立乎。則擇師儒而工文者。非所急也。吏乏清操。母亦養之未厚乎。則增廩祿而冗員者。所必除也。將御之以威而懦者。必黜。軍優之以力而弱者。必汰。如此則可以維持乎國。是激勵乎人心矣。此其本在朝廷。機在輔相。其精神丰采。在臺諫。愚也。何足以知之。

法度

善守成者。不變祖宗之法。而亦不泥祖宗之法。創業之君。憂深慮遠。其制度固不可變也。然亦有疎略草昧之初。而經制或未備。推移於世事之變。而今日或難行。是豈可株守而固執也哉。漢之法不可變。而制度典章之缺陋。詩書禮樂之未遑。則不得不更化。以善法也。宋之法不可變。而聲容議論之徒煩。戎政邊

防之廢弛。則不得不振揚而飭勵也。兩稅之法。楊炎所以變唐之庸調也。議者非之。而馬端臨固有取焉。則以口賦病民。其勢不得不變耳。曠騎之法。張說所以變唐之府兵也。議者罪之。而胡致堂不深責焉。則以折衝無兵。其勢不得不更耳。洪惟

聖祖百戰而得天下。七藁而成祖訓。其貽謀之深遠。猶神農嘗百草而作醫書。大匠自爲居室以貽子孫。夫誰能易其繩墨也。然按方固可以治病。而豈無方外之病乎。繩墨固不可改。而至於屋久而將摧。猶曰

吾祖之所自爲。不可易也。其不爲巖墻之壓者。蓋亦鮮矣。蓋在今日。有不可變。聖祖之法。而輕變者。馬政。鹽法。是也。豈惟二者。官之冗。兵之客。皆變之過者。也有不可泥。

聖祖之法。而必泥者。宗藩世將。是也。豈惟二者。官軍之坐食。江南之重賦。皆泥之過者也。於其不可變者。而復其舊。則畿甸無養馬之病。邊方有飛輓之神。官必稱職。而兵必土著矣。於其不可泥者。而通其變。則親親仁民之兩遂。草澤世胄之並升。兵不患冗。而民

頌更生矣。此在廟堂不過一斟酌耳。愚敢拭目以觀其成。

風俗

方今治道之所務者何急哉。正風俗而已矣。風俗之所導者何先哉。明教化而已矣。夫是者似迂而實切。似緩而實急。天下之人日靡靡焉。恬不知恠。慮不動於耳目。而君子以爲可深慮者此焉耳。是以達治體者太息於漢文之朝。勸仁義者極論於唐宗之世。記曰。教訓正俗。非禮不備。漢馬廖曰。百姓從行而不從

言。然則改移風俗。禮其本歟。以禮教民。行其本歟。帝王之世。化行俗厚。三代以降。風氣日漓。楚越之風好勇。其俗負死而不顧。鄭衛之風好淫。其俗輕蕩而無耻。晉有唐虞之遺風。其俗節財而儉嗇。齊有景公之貴風。其俗奢侈而誇競。強秦之風俗失之暴。西京之風俗失之懦。東京之風俗失之激。晉失之虛。唐失之靡。宋失之仁。柔而不立。是非風俗之難變也。一之無其具而正之。無其本耳。國家承平二百餘載。而天下之風俗。乃不及于開國瘡痍之初。蓋渾厚者變爲

刻薄而廉退者化爲趨兢。士夫無公論。學校無正氣。閭閻之間。爲僭侈。爲淫縱。爲矯僞。爲悍驚。爲狗黨。嗜利爲冒。上亾等紛乎。至不齊也。縉紳聚會。不談星命。則論地理。豈直縉紳。卽庶人之富者。亦躐等而妄言之矣。冠蓋經過。不言道學。則論修養。豈直冠蓋。卽庶人之豪者。亦影響而妄及之矣。吁。可畏哉。是豈一朝一夕之所能遽變哉。雖然。昔人有言。萬石君居家。而子孫皆稱醇謹。一家之三代也。王烈居鄉。而訟者望廬而返。一鄉之三代也。魯恭治中牟。韓延壽治潁川。而民皆服從其教化。一邑一君之三代也。故曰。儒者在位則美政。在鄉則美俗。今之達而蒞官者。果能以禮淑人。窮而居鄉者。果能以禮自淑。而司教化者。專以此責郡國。論長吏。而不徒簿書期會之爲尚。是使萬石君王彥方。不得專美於前。而魯恭韓延壽。復見于今也。三代純懿之俗。漢延長者之風。貞觀仁義之效。或可見乎。

賞罰

人君之勵天下也。取諸大有。夫離上乾下。居尊應天。

而大有之卦名焉。彖曰其德剛健而文明。象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夫揚善者賞之謂也。遏惡者罰之謂也。順天休命則反之於身亦如其公而已。然非有文明之德則曷從而知。非有剛健之德則曷從而斷。是故人君必取諸大有而后可以司賞罰之權矣。夫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陽居春夏以長育爲事。陰居秋冬以肅殺爲事。人君代天而爲之子。於是乎則陽以制賞則陰以制罰。賞以陽制非私喜也。罰以陰制非私怒也。故臯陶之謨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蓋言人君之賞罰皆當承天以從事不得而私之也。殷武之頌曰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蓋言高宗之刑賞上若天意下順民心不得而私之也。周禮太宰以八則治都鄙。七曰刑賞以馭其威。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資。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蓋言制爵必以德制祿必以功。所以抑僥求倖得之心。而作進德興功。

之志。豈人主所得而私之耶。是則賞罰之柄。在上而不在下。賞罰之行。以公而不以私。故有功者必賞。罔及于無功。有罪者必刑。罔及于無罪。則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衆此帝王賞罰之公。而后世莫之逮也。夫勵精爲治。宐莫如漢宣帝。觀其詔曰。有功不賞。有罪不刑。雖唐虞不能化天下。似矣。然王成僞增戶口。而封。蓋寬饒數犯上意。而到安在其爲公乎。功德兼隆。宜莫如唐太宗。觀其謂房玄齡曰。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盡心力。以備職業。似矣。然長孫無忌以外

戚而封李君美。以讖言而誅安。在其爲公乎。好文守成。宜莫如宋太宗。觀其諭宋琪曰。賞當其功。罰當其罪。卽無不治。謂爲飾喜怒之具。卽無不亂。似矣。然因豈容再誤之言。而相趙普。因久得士心之譖。而罷曹彬。安在其爲公乎。噫。之數君者。或溺於好惡之情。而無剛斷以主之。或循於毀譽之術。而無文明以察之。故徒托諸空言耳。此其治所以弗逮於古也。與今則旌忠諫以酬直言。表節義以顯忠貞。賞所當賞矣。黜倖位以抑貪饕。誅奸黨以除邪佞。罰所當罰矣。雖帝

王之賞罰何以加焉。但治道每難於克終。人情或懈。干持久。夫賞所以懋功也。或有功而弗賞。或非功而賞。加焉。於是乎賞不克終矣。罰所以討罪也。或有罪而弗罰。或非罪而罰。加焉。於是乎罰不克終矣。賞罰者。天下之公法也。而可或違乎。方今大有之時也。而凡賞罰之行。其于順天休命乎。其于剛健文明乎。是故賞必當功。如書所謂車服以庸。功懋懋賞。爵罔及惡德。而后爲賞之。公罰必當罪。如書所謂怙終賊刑。具嚴天威。德威惟畏。而后爲罰之。公猶恐其或偏也。有公心焉。如周人所謂不賞私勞。不罰私怨。是也。猶恐其弗協也。有公典焉。如禮所謂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是也。又恐其弗中也。有懼心焉。如蔡聲子所謂懼及淫人。懼及善人。是也。又恐其或蔽也。臨事而思焉。如魏徵所謂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是也。如此則賞一人而天下莫不勸。罰一人而天下莫不懲。大有之治。永保於無疆矣。

賞罰

夫天有喜怒。人君亦有喜怒。其極相流通。而往來相應。喜甚濫賞。怒甚濫罰。賞濫傷陽。罰濫傷陰。極陰反陽。災異乃見。故議者謂賞虞輕。罰虞重。欲以尚德。緩刑。抑陰。扶陽。順承天意。究其說。豈非以起廢。艱於錫。環進賢。難於轉石。懸篆疑於刻印。而出滯。類於屯膏。乎。夫爲民父母。而吝其醯醢。富有羣生。而織於炊爨。無乃示人不廣。與故曰。虞輕也。又得無以鈎距窮於索瘢。斥逐易於薙草。註誤多於引蔓。而箠楚慘於凝脂乎。夫以至尊之貴。而仇匹夫腹心之親。而疑手足。

無乃使人無措。與故曰。虞重也。賞虞輕。則將矯之以重。矯之重而過也。又有冒竊名器之嫌。而今之工削棘。濫吹竿者。非少也。是賞虞不當。非虞輕也。罰虞重。則將矯之以輕。矯之輕而過也。又有不戢奸究之咎。而今之漏吞舟。逸委轡者。非寡也。是罰亦虞不當。非虞重也。故人君欲謹天戒。則必慎賞罰。欲慎賞罰。則必思道而法天。思道而法天。鑑欲明。量欲公。權欲專。法欲必。用欲顯。機欲神。罔欲寬。樞欲要。八者不可不審也。夫薰蕕不同器。而藏。駑驥不同衡。而御。無論賢。

否倒置無由沮勸第令夷跽同章被文垂藻不足貴
柳顏同罪刻肌虧體不必威矣故鑑明則參於日月
弗能眩也衡無私輕重故平繩無私曲直故正人君
無私愛憎然後可以爲命好不匿醜則穀不必於樹
檀瑕不掩瑜則石有資於攻玉故量公則侔於造化
弗能隘也夫鼠憑社貴狐籍虎威熏腐併優人主每
忽爲易與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遂構瘡痍於床第
矯軒冕於笑譚大柄潛移而不自覺故權專則宰於
冲漠弗能窺也執契者符前操券者責右以存信也

故徙木之金。雖微必給。燕宮之僂。雖功必誅。唯是開
必得之門。明必懲之路。而勇者兢。慎者奮矣。故法必
則信於四時。弗能易也。建標而人知趨。樹的而人決
拾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罰一人而千萬人懲者。其功
罪昭然耳。目者也。烹阿烹左右所共譽者也。封卽墨
封左右所共毀者也。故用顯則判於寒暑。無弗踰也。
鷲鳥之擊也。脫兔之捷也。而人莫得測機焉。賞罰亦
有機。遽然來。截然下。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雖鑿壞
踰垣。莫能逃。重岩襲室。莫能避也。故機神則震於風

寔無弗摧也。風林無寧翼，急湍無縱鱗，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是以功疑從予，以廣恩也。罰疑從去，以慎刑也。不疑則恩不可倖徼，罪不可輕追也。故網寬則仁於雨露，無弗戴也。善張網者，舉綱善振衣者，挈領。賞不必千金，而罰不必鼎鑊也。投醪可以示惠，挾纊可以喻仁。金錢可以媿心，蒲鞭可以示辱。故樞要則運于斗杓，無弗總也。凡此皆賞罰之道，主者所以法天也。

謚法考

夫謚也者，以空名而佐賞罰，亦磨厲天下之大機也。堯累土，舜濃華，桀喬木，紂繹絲，無謚之先，不必諷已。周公旦開嗣王業，而廼制謚，後卽幽厲乎君，莫之或非。而暴秦則曰奈何子議父，臣議君，從此榮辱不示，千古無觀。粵稽杜預什例之說，而蔡邕獨斷以載，止於四十六謚而已。嗣有賀琛好加已意，扈蒙酌用諸家。鄭樵三卷舉善而諱惡，劉敞五十號仕而忽隱，沈約採劉熙來與之新增，究周公春秋之遺意，用意頗勤。惟蘇洵嘉祐之編定，考訂兼六家之書，去取無一

偏之失。卓哉前人之所未逮也。我朝初年。武臣之謚。惟中山武寧。開平忠武。寧河武順。東甌襄武。黔寧昭靖。五人而已。文臣之謚。則姚黃靖公。廣孝。胡文穆。公廣。二人而已。一何嚴也。乃後多泛及于縉紳。如楊文貞之相業。李文達之才猷。王忠肅之清銓。曹商文毅之敦大體。劉忠宣之贊樞機。于肅愍之濟艱難。耿清惠之平訟獄。蹇忠定之靖時政。一何廣也。然猶實也。非虛也。公評也。非私請也。流傳以來。至于是非大謬。請乞成風。其中如賈充武也。許敬

宗恭也。夏竦文莊也。秦檜忠獻也。往往倖禱焉。其下如黔婁也。楊厚也。王通也。孟郊也。又往往私定焉。有君子者。誠能悉嘉隆以降。獲謚之臣士。裁正之以協于公。亦今古一快事哉。然而不能行者五矣。衆口易淆。雌黃難定。當事者智不足以決之一也。智足以決而畏爲戎首二也。不畏矣。而自度其度量之無以大相越。欲互籍以爲窟三也。張湯杜周俱各有後。雖核如史遷。不能隱映于子孫之令四也。不知國家重務以爲迂。而安事取鬼簿以董狐之五也。嗚呼。安得虞

舜秉鈞。臯陶繩過。太史執筆。周佚祝冊。扶人心之同。作振古公道。耶嗟夫。幽芳不闡。孰厲忠良。藪慝未呈。孰愧奸偏。薰蕕同器。其荳同煎。蘭蒿同莒。礫玉同價。世道人心。可混淆至此哉。所爲重天。綽于蓋棺。昭神鑒于式序。揭月旦于白日。示衮斧于黃墟。蓋深有望于公道。嗣明之世。不然。謚之用窮。而磨勵天下之大機。亦窮。卽泉客有知其不爲。椰榆者幾希。

平刑論

考之天官曰。天西方。勾圍十五星曰貫索。曰天獄。天

獄口星曰關。以示開也。獄事繁多。則衆星畢見。是以聖王重之。稽古聽民。有三刺五辭。三宥八議。參以衆疑。設以二石。獄成矣。而爲之不舉。樂不視朝者三日。經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謂此志也。不申焉。鍛鍊周內。所在含冤。抑何戕天地之生。詩雷雨之解哉。穆王德雖下衰。而呂刑一篇。猶有哀矜惻怛之遺。故列之于書論者。謂孔子思狂狷意云。它如刑書。執扶國律。僕區罔亦少密焉。何況後之摧壓糜滅者乎。我太祖著酌歷代律條。定爲大明律。凡四百六十條。復下

詔言頃因戡亂以軍律用刑殊乖平允自今務從中
典重刑須秋後無非時決傷天和。成祖詔法司問
囚一依律擬毋妄引榜文條例爲深文。又諭法司天
氣向熱死刑需秋後餘輕罪卽疏決其未能決者聽
出獄需後審每法司慮囚訖命行人持節問寬抑者
許自陳陳者詳慮十日定奪。昭皇帝嘗因大理寺
論囚命府部通政司六科同法司於奉天門會審又
特召大學士士奇等三人同往慮閣學士同審錄始
此。宣宗嘗夜讀周書立政喟然有感於敬爾由獄

之言以爲國之基命在此勅遣廉能官分詣在所同
三司巡按御史及府州縣官公同詳審如情可矜疑
及審異不服者具奏蓋遣官審錄自此始。孝宗勅
法司言凡人命無屍可檢若屍朽難辨者盜賊追無
賊杖或有賊非真者或情法不相當或情罪可矜疑
或累訴稱冤而不伏或久挨證佐而未獲具情節奏
讞審問之際尤須詳察色辭旁詢知證毋避嫌疑毋
任好惡毋視權要爲輕重務得情實以全民命又欽
定條例輔律行。世宗從刑書喻茂堅請將歷年題

准刑名事例。斟酌增定。穆皇登極。卽停審決。又遣恤刑之使于四方。未五年。又復再遣。皇上屢頒停刑之詔。尤嚴酷吏之誅。又命刑書舒化等重修問刑條例。申勅內外刑官。務要遵奉。不許任情妄引。以致罪有出入。列聖相承。皆得先王欽卹敬明至意。然傳非一日。間有合離。法在有司。時有文致。故必以人擬刑。而不以刑擬人。無拘一定。而不可移也。以刑坊人。而不以刑掩人。無陷無知。而不可解也。要之庭堅懷民忿生長國。則三辟不興。而民不犯矣。噫。此亦宋人語。尹儒意也。

國朝治

尊號未上。而宗社建。大功未定。而庠序設。內言不在外。私恩不在公。宮禁有關。睢之美。則於祖訓一書爲可知。內行家人禮。外習君臣儀。宗藩有行葦之親。則於昭鑑一錄爲可見。思同乎天。則定父母之服。人本乎祖。則禁同姓之婚。其大綱之舉者如此。南郊以祀天地。而一歲一行。紀元以統曆數。而一君一改。廟宇以事神。則建帝王功臣之廟。而凡岳瀆之封號革焉。

科目以取士。則式經書性理之學。而凡諸子之固陋。剗焉別善惡。則大誥三編。明功罪。則大明一律。定官制。則諸司職掌。備儀文。則稽古定制。重農事。則歲時有種桑之法。歲暮有給鹽之惠。訓官僚。則都督有五事之規。御事有九節之喻。慎固邊圉。則嚴陝西甲冑之修。飾河南城隍之險。控制外夷。則責安南貢物之豐。抑高麗請謚之失。宮殿新成。而疏大學衍義之言。繪經營稼穡之事。罪人既得。而毀陳氏鏤金之床。碎元人水晶之漏器。用之宜。五方之音。皆行古人所未行。其萬目之舉者如此。

爲民類

農桑

傳曰。民之大事在農。上帝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繁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是故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天子必親耕南郊。以供粢盛。而因以勸民耕焉。王后必親蠶北郊。以供純服。而因以率蠶婦焉。然義雖起于隆古。而制獨備于周人。蓋自后稷以農事開國。而文武以勤勞繼

體其朝夕之所謀畫。歷代之所法守。雜見於周禮國語禮記。而於豳風一詩。猶爲懇切。今以此詩考之。日月星辰之運行。昆蟲草木之變化。凡感乎耳目者。皆有以觸其興作之思。是其心無一念不在乎農也。自耒耜而舉趾。自播谷而滌場。所治非一器。所業非一端。私事方畢。而公事多役。無敢稽歲功。方成而嗣歲之圖。不敢後。是一歲之間。無一日不專乎農也。惟夫與婦。惟婦與子。各共乃事。各任乃役。是一家之內。無一人不力乎農也。織薄於秋。求桑於春。躬蠶績之勞。

以爲衣服之計者。無所不至。猶恐其未足也。狐貉爲裘。又有以相之。食鬱及蕕。亨葵及菽。備果蔬之美。以充耆老之養者。無所不至。猶恐其未足也。稷相爲酒。又有以介之。當斯時也。爲斯民也。其用情之風。不亦可想見也哉。自是厥後。耕籍之君。非不代有也。若鉅定上林之履。紫壇青幕之臨。則漢之文景。唐之太宗。宋之仁宗。其最著者也。愚獨於文帝仁宗有取焉。蓋其化以恭儉爲先。財以不蓄爲富。有得於重農之實耳。餘則侈百官車徒之費。無供祀訓農之誠。尚不免

爲舉用而遺體。况並千畝而不籍如周宣者乎。親蠶
之后代非不有也。若飼平薄於內苑。置蠶室於濯龍
則漢之明德。唐之長孫。其最著者也。愚獨於明德有
感焉。蓋其躬御大練。有得於重蠶之實耳。餘則飾遵
古御今之名。乏憫農修祀之實。猶不免爲外本而內
末。况立祠以攝祭如宋真宗者乎。惟我
太祖高皇帝。稽古以定儀。厚下以安宅。嘗見暑月之
農。遂自鍾山徒步而歸。恐妨二麥之時。遂罷周王寢
殿之建。

諭戶部臣曰。農桑衣食之本。棄本逐末。鮮有抹斯弊
者。乃禁天下衣錦繡。

諭工部臣曰。人之常情。飽卽忘饑。煖卽忘寒。及遇凶
荒。則怵然無措。乃命天下種桑麻。出觀園丘。而歷示
皇太子農家之苦。觀後苑。而喜語近臣以農事之成。
此

聖治神功。嘉言善行。徵於文獻。而得於傳聞者。其意
不已至乎。我
皇上繼承前列。益潤鴻猷。修

皇上之令典舉今日之曠儀。

聖駕躬耕於南郊。

皇后親蠶於北郊。載在令典。歲必舉行。復構亭殿於大苑之西。文官之原。圖以無逸。鑄以豳風。蓋近地則巡臨。數而蒔則畢知。構嚴則觀省會。而心日時警。爰摘

膚藻。製爲穀祗蠶壇之賦。心畫所在。亦足仰窺萬一矣。蓋竊草茅於閭里。民艱固嘗目擊。而拊心者。請終言之。可乎。夫小民無田可耕。而所耕者他人之田。田

事既起。凡丁夫之糧餉。與牛之芻藁。無所從給。豫措收斂之入。以爲稱貸之資。曉霜未釋。恐饑扶犁。凍餒不可忍。則燎草火。以自溫。雖蔬飯藜羹。猶不充飽。敢望有鹽酪之味乎。此始耕之苦也。暑氣將炎。晨興以出。塵埃如喙。至夕乃休。泥塗被體。熱爍濕蒸。百畝告青。而形容變化。不可復識矣。此立苗之苦也。暑日如金。田水若沸。耘耔是力。根莠是除。爬沙而指爲之戾。偃倭而腰爲之折。此耘苗之苦也。治垂穎而堅粟。懼人畜之傷殘。縛草田中。以爲守舍。數尺容膝。僅足蔽

雨寒夜無眠風霜砭骨此守禾之苦也刈穫而歸婦
子咸喜而一飽之歡曾無旬月粟入主家之廩利歸
稱貸之人則室又垂罄矣豈不重可哀憐也哉惟愿
我

聖天子思王業之本知小人之依仁政必根乎仁心
所令不反乎所好體舜典食哉惟時之訓遵孔子節
以制度之言而又簡其守令黜其貪墨抑其豪強禁
其兼併省其形罰薄其稅歛賑其凶饑恤其災禍時
其力役息其鬪爭聯其什伍禦其攘掠使之相生相

養直若赤子之依於慈母者則精純之極必足以格
天意氣之孚自足以感人雖不下勸農之詔而民皆
知其憫農之心不設勸農之官而民盡受其勸相之
惠矣祈天永命之道卜世無疆之休又豈徒比隆於
成周而已哉

保甲

保甲之法善乎曰善然而熙豐以厲民者何曰此非
法之過而用法之過也保甲之名自熙豐始也然而
其法不始熙豐也周也而比閭什伍矣齊也而軌里

連鄉矣。秦也。而收司連坐矣。周猶是法也。然乃主於輯睦其民。而因之以比胥。故民生和同。而周以永寧。齊猶是法也。然乃主于寄軍令。以艾安于天下。要使民守相固。戰相疆。故其民比志。而齊以霸。秦亦猶是法也。然乃至於使民告姦。其民比居。而有相讐之心。故雖盜寢。而卒貽秦亾。繇斯以談法。顧用之何如耳。法曷故焉。安石之始用保甲也。固曰使民自相保。而弭盜也。民未稱厲也。已勒令肄習武事。而民之困者。十二三矣。安石曰。寓兵于農。古也。則古未嘗令民輸

兵費也。宋而旣賦民財。募兵矣。又令自爲兵。是再役也。則毋論其卒之騷擾。而其始固有所不可也。雖然。非其勒保甲。肆武于官乎。則可。而非其行保甲乎。則不可。保甲者。弭盜之要策。其法襲用至今。而利猶可屈指數也。聯戶爲甲。聯甲爲保。一户有警。羣起而相拯。援或截其衝。或邀其歸。盜將安逸。利一。逆掌名籍。互相覺察。出必稽其所往。卽有探丸推埋之徒。不得萌孽利。二。有記宿于其家者。并籍之。其戶下衆。虞連坐。必其審詰奸宄。無所藏匿。利三。宋之害。自籍之。

爲兵始也。今固未嘗籍之爲兵也。而三利存焉。如之何其曰法之不可行也。然而今之行也。亦有害。今之利與宋同。而其害與宋異。有司行部往來。墟落務明。得意使民舍其穡事。以相送迎。甚乃編保甲以爲徭。科丁賦以充需。薄尉下吏。借各稽覈。以爲利。竇官。賂之保。保。賂之甲。甲。賂之戶。一不盈欲。則誣以它端。民不畏盜。而畏吏。所謂長若正者。又多豪舉。桀黠。因是以武斷于鄉。甚乃自爲淵藪。多懼見螫。莫敢誰何。鄉村部屋。或隔山坡。守望不相及。而槩從連坐。使民見

謂保甲無禪于民。而反以滋害。則亦不善用法之過也。宋之害變而增于法之外。今之害緣而起于法之內者。其過在有司。有司誠下令。令保甲曰。爾專主自相守。望一切公家役不爾及。平居吾不爾稽。爾務自辨治。卽盜發。吾以法繩其後。長正非其人。衆其推擇長者告我。吾爲若易之。居遠不能相守。望者告我。吾爲若擇便近者更附之。持此之令。必信必果。而曰民不稱便。則亦不善議法矣。若王文成之議曰。因是而修之。補其偏而救其弊。則賦役可均。因是而修之。警

其薄而勸其厚則風俗可淳因是而修之導以義而訓以禮則禮樂可興此存乎其人非愚所能一二數也。

戶口

治天下者莫若加意于民。民庶則國盛而人主不敢恃其盛也。保之于民。民寡則國衰而人主不敢聽其衰也。持之于已。是故善爲民者不諉諸天運而握其豐亨之權。故天爲我制而民日遂其天。不善爲民者以爲天運使然而任其榮悴之來。故我爲天制而民

日底于敝。說者曰。三代以前。天運主于西北。故戶口盛于西北。三代以後。天運主于東南。故戶口盛于東南。果若斯言。則海內富庶。何以獨見于漢文之世。而十室九空。何以獨壞于隋煬之時。耶。愚以爲君有心于民。則注厝設施。何者不在民。豈惟西北盛于古。卽東南亦然。不然。十年生聚。而伯越之功。成亦古之東南也。君無心于民。則注厝設施。何者在于民。豈惟西北不能盛于今。卽東南亦然。不然。春燕歸巢。而元嘉之政衰。亦今之東南也。昔賢論天寶之亂。不咎安史。

而咎楊太真熙豐之亂不咎遼金而咎王安石嗚呼私昵狎于宮闈則災禍及于閭里小人顯于廟庭則毒害流于黎元有天下者此足以鑒矣我國家土地之煩生齒之衆蓋古所僅見而又流民有拘集之科還籍有行糧之給戶口之盛無以加矣况邇年以來脫漏出于狡獪逃亾係于凶荒然脫漏之弊極之也易逃亾之弊極之也難何也督之里甲徵之親族歸于冊籍一無所隱是戶口益無遺者若乃逃亡之輩苟圖旦暮之安而忘其流連之苦亦其勢之不得已

也無以則垂恩以撫之乎凡其所逋負寬而勿征可也無以則設權以馭之乎聽其隸名卽爲編戶可也嘗觀羅織一興渭水盡赤土木一作鶻骨皆穿彼獨非戶口耶而省刑薄役亦今所當預講者長平一坑則四十餘萬彭城一戰則睢水不流彼獨非戶口乎而戢戈橐矢亦今所當預防者不耕不蠶縱而爲卒伍不工不商逸而爲僧道彼獨非戶口乎而汰其驕惰屏其緇黃亦今所當預禁者如是而又養老慈幼如周官之保息焉養生送死如孟子之樽節焉寧爲

尹鐸之損其戶數。母爲宇文融之請括戶口。而其爲之君者。一如文之休息。仁之不殺。不用衛霍。不用王呂。則有所生。無所耗。而奚患貧之有。噫。沾甘棠之澤者。與歌觀硯山之碑者。墮淚爲民父母者。加意焉而已。不然。牛馬消耗。邑里蕭條。豈盡天運乎哉。

遊觀

易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然則遊觀亦古人所不廢乎。然五年一巡狩。有常期也。春東夏南。秋西東北。有常所也。柴望秩於山川。諸侯各朝於

方。岳有常地也。修五禮如五噐。命市納價。命太師陳詩。問百年者就見之。有常政也。豈若驕君逸主。窮耳目逞心志。陟山之高。入林之深。而後爲快者哉。古之聖賢。慄慄危懼。如履虎蹈水。不忍遊觀。以病國疲民。益之謨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禹之箴曰。毋慢遊。是好湯之銘曰。無恒於遊。畋。文王之訓曰。不敢盤于遊。田。周公作無逸曰。爾其無淫于逸。于遊。于田。凡以防晏樂之漸。而制逸欲之端也。不然。豈顧使之嚴居九重。坐受羈束。至耳目不得玩。手足不得佚也哉。夫何

古訓昭然。後王不悟。畋于有洛。十旬弗返者。太康所以荒也。車轍馬跡。周行天下者。穆王所以流也。如棠觀魚。托名畧地者。魯隱所以侈也。遊於章華。狩於州來者。楚靈所以淫也。內增上苑。外置樓船者。漢武所以蕩也。奏妓縱酒。酣歌玉樹者。叔寶所以狂也。大造龍舟。巡行萬里者。隋煬所以肆也。若此者。不蹈荆棘之墟。則歷魚龍之津。一時逞欲。亦甚適志。卒之亾國。隕身。釁敗。激亂。踵相至矣。豈非哲王之永鑒哉。雖然。遊觀亦不爲無助於政者。知節焉可也。見蒼梧塗山。

則思舜禹恤民之艱。覩窮荒大漠。則悟秦漢勞師之弊。攬齊疆晉壤。則想桓文勤王之績。覩洞庭荆門。則悔吳魏戰爭之苦。王者於是乎明得失。諸侯於是乎鑒興廢。斯又勸懲之大典也。

八蜡

八蜡。先嗇一。司嗇二。百種三。農四。郵表畷五。猫虎六。坊七。水庸八。此經之明文也。其曰土反其澤。水歸其壑。昆蟲母作。草木歸其澤。則祝神而祈豐之辭。冀八神饗之。使水土平。而昆蟲草木之害息也。鄭玄乃不

數百種而數昆蟲夫昆蟲每欲其毋作而又何祭也
既祭昆蟲豈獨遺草木哉王肅去昆蟲而分貓虎似
矣然貓虎皆除田害同功者也郵表暉不分而分貓
虎邪其後沙隨程氏又附鄭玄而不得其說乃曰非
祀昆蟲祀夫能去昆蟲者也遂併郵表暉坊水庸皆
本其始作之人言之然則古所謂五祀者豈亦祭其
始作者邪且又安得其始貓虎者而迎之也故八神
皆有功於農事者也不專於農事者不與茲典而漢
註之兼他祀則泥於合饗萬物一語不知萬物者槩

舉非一之辭如百種而下皆非一物故曰萬也後周
因之兼五天帝五人帝與百神蜡於五郊唐因之爲
百八十七座百九十二座宋因之爲四郊東主日西
主月南北乃主神農夫園丘方社王宮夜明幽宗亦
既有所矣而今併列於蜡則蜡主日月天宗邪主五
帝邪又惡在其主先嗇也此其誤皆起於漢註蓋周
人先蜡後臘蜡以息老臘以息民皆歲十二月之祭
也漢人不蜡而臘故註周禮者歲終之祭通謂之蜡
噫以歲終之祭爲蜡未甚非也而必以方社山川天

宗先祖等並八神而蜡。豈蜡義哉。夫蜡祭與籍田相終始者也。籍以率之。蜡以息之。勸農之道備矣。今籍田僅存。而蜡祭未備。修古者得無意乎。

官職類

官制

官之爲制。從來遠矣。見謂可省。省則不足以集事。見謂可增。增則非所以體國。一人兼之。則懼材力之弗堪。衆人共之。則恐肘掣而難治。故相時以爲之。設則簡可也。卽繁亦不爲害矣。因勢以爲之。畫則獨任可也。卽相兼亦不爲拘矣。古帝王不降皇序。而師師濟濟。明良合轍。用是道與。彼唐虞建官。止于百焉耳。夏倍之。商又倍之。夏商之制。已不能不異于唐虞矣。而

况成周之世。又人文郁郁之時矣。乎公孤尚矣。由冢宰以至司空。各率其屬。以倡九牧者。內制然也。由公侯以逮子男。各治其國。以翼一人者。外制然也。類而觀之。唐虞事簡。故官亦從其簡。夏商周事漸以繁。故官亦從其繁。時爲之也。唐虞水土未平。故以司空爲九官之首。成周功成治定。故以司空居六卿之末。唐虞分禮樂爲二官。而合兵刑爲一官。則世多寇攘可想也。或兼而任之。或分而理之。惟稱職而已。何有壞法亂紀者。以奸于其間乎。逮及漢唐宋。冗員重復。政

紀紛紜。吾無暇遍舉。顧當其時。不爲瘝官曠職之請。則有車載斗量之譏。不爲九羊十牧之愆。則有一壺百挈之病。不足煩頰矣。明興之制。同于周者。翰林院。周內史也。國子監。周成均也。六科。周保民也。十三道。周御史也。欽天監。周保章也。太醫院。周醫師也。周有胤侯之任。而五軍都督府其職也。周有虎賁之任。而七十二衛親軍其職也。異于周者。周以司徒掌邦教。今則教歸宗伯矣。周以司空掌邦土。今則賦歸司徒矣。軍政兵部職也。而參之五府。恐專兵也。鞠獄刑部

職也。而參之大理寺。重民命也。十三道不屬太宰。主彈劾也。六科不屬地官。主封駁也。至于內設六部六卿。以總治天下。而外又設十三布政。以分治郡邑。內設都察院。以振肅朝廷。而外又設十三按察。以分寄耳目。兵部帥府。以相維于內。而布按都司。以相制于外。此其防檢周密。則有周人所未講者。方今聖天子在上。文臣武將。罔不供職矣。第玩愒愉惰者。每相望于內外。夫豈制之未盡。蓋亦不思所以副其制矣。將人人而求之。則稽名或至於昧實。將事事而覈之。

則項計或借以逃名。必也文得山濤者。以爲之冢宰。則藻鑑明。而文臣必能撫衆。武得蕭何者。以爲之司馬。則謀猷良。而武臣必能威敵。如是則可裁卽裁。而官無冗員。可削則削。而員無廢職。治道可不勞而舉矣。

宰臣

金甌覆名。玉鉉司職。而巖石之上。赫赫爲民具瞻。昔人謂天下安。注意相。夫豈其危時。又忽意乎哉。古軒皇之相六。虞舜之相十六。其明良之盛。千載莫與之。

京漢以蕭曹興以魏丙隆以莽操敗唐以房杜興以姚宋隆以林盧敗北宋之韓范歐富南宋之李張文謝炳炳恢贊而無奈汪黃秦賈之屋我社也則安危之係于相豈小耶論相者且未評相業當先明相道其道有六則昔談尚矣一務學問二審去就三持公正四用人才五知大體六戒紛更博陸侯輔漢擁昭立宣而史譏其不學無術以寇準之才而張詠勸其讀書光傳宋太祖亦云宰相須用讀書人蓋必學而後明天下之理此學問當務也諸葛以三顧起而噓

炎劉之燼姚崇以十事登而玄宗幾致開元乃若魏相因許伯以進也張九齡不待終喪也寇準以天書再入中書也君子並不免有遺譏焉此去就當審也房玄齡任公竭節宋璟刑賞無私裴垍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司馬光以不通私書薦劉安世而絕朋比之路諸皆以公自處則君心不疑而僉壬不入此公正當持也周公哺吐髮握武侯隨才授任呂蒙正之夾袋用虞允文之才館錄是謂以天下賢任天下事則不勞而庶事理此人才當用也魏相好觀漢故

事四方水旱賊逆輒以奏聞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以牛喘驗陰陽之沴戾宋璟不賞邊功杜僥倖韓琦自決大事而典故問趙槩文章問歐陽是皆先務爲急此大體當知也曹參一遵蕭何約束趙普置大甕受所投文字滿則焚之李沆言不當用新進少年喜事之人蓋政惟由舊天下自理此紛更當戒也至天子爲天下擇相則始進尤重李克之五事其明訓也而爲天下任相則不可過重亦不可過輕過重則有大阿倒持之虞過輕則令其志不專而望不尊卽

如今日言路風開諫垣日刻鼎呂間且唯唯聽部語爲存亾矣夫欲以宰相制天下而乃部屬制宰相也此而欲俾之展布其能乎抽瀝其忠肝難哉噫古者相不勝任策書至而布衣出免也相有他失而棧車牝馬歸以思過也奚爲而至此也

風憲

惟天下之治根本於風憲故建官之制莫重於風憲霜車簡鷺昭其明也栢木石室昭其清也象以熒惑昭其嚴也服以豸冠昭其威也赤捧前呵王公避路

昭其貴也。綉衣一出。山岳動搖。昭其重也。以故天子有過言違行。御史得正之。宰相有怙寵奸政。御史得彈之。將有失律阻兵。御史得糾之。百官有曠職擾紀。御史得責之。天下有伏讒蒐慝。御史得治之。然則御史獨無責乎。居其位。有所不知。知之有所不言。言之有所不行。行而君子病。小人幸。此御史之責也。要必持李膺之風。而奸人授首。負溫造之望。而武臣落膽。庶可以振舉朝綱。埋張綱之輪。而豺狼屏息。攬范滂之轡。而宇內澄清。庶可以總領諸道。不特此耳。嚴延

年劾奏霍光之廢立。陳子麟劾奏梁冀之跋扈。何勇也。蕭望之部按延壽之驕恣。蘇孺文部按故人之賊私。何公也。郅都不避權倖。而人以蒼鷹見稱。桓典不畏疆禦。而人以驄馬見避。此漢之御史可法也。孫伏伽以直言而受賞。馬周以忠諫而被擢。何榮也。陽城以抗疏而顯名。劉棲楚以危言而動上。何壯也。李善感諫封泰山。而人以鳴鳳見褒。韓文公諫罷官市。而人以山斗見仰。此唐之御史可法也。趙中令之守法。韓魏公之不押班。雷德驤王陶有以極論其罪。梁適

求援奄寺。文彥博取媚官闈。而馬素唐介。力詆其非。劉安世號殿上虎。而號鐵面御史者。有趙抃焉。王素稱獨繫鶻。而稱鐵肝御史者。有劉覲焉。此非宋之御史可法者乎。昔蘇軾有言。擢用臺諫。未必皆賢。所言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借其重權者。將必折奸臣之萌。而收內重之弊也。此用臺諫者所當知。

史官類

史學

古今之史有二。如司馬父子之史記。班氏父子之史。西漢。范曄。表宏之史。東漢。陳壽之史。三國。房玄齡之史。晉。沈約之史。宋。蕭子顯之史。南齊。姚思廉之史。梁。陳。魏。收之史。魏。令狐德棻之史。周。魏。徵之史。隋。歐陽。修之史。唐。五代。歐陽玄之史。宋。遼。金。則公史也。伏無。忌。劉。伶。蔡。邕。之以東觀記史。謝承之以書史。華嶠之以典史。張勃之以錄史。何法盛之以說史。崔鴻之以

十六國春秋史何承天鄧彥海李伯藥之以宋伐北齊史則私史也合而論之詩書春秋史之祖也左國則庶子也漢以后則螺贏耳晉宋則稗家耳梁陳隋齊諧耳唐叢說耳至於宋而瀾倒不振極矣夫史之可治者莫如我明兩祖鼎勩

列聖纘承其間革除靖難土木之分擾忠臣孝子貞魂義魄之鬱而未鬯可史也而不史北地信陽之奇古餘抗晉江昆陵之理學關中曆下之縱橫能史也而不史廬陵博野泌陽之儔輩予之史也而不史其

在今日乎一在嚴紀傳如腐史不避隱切之嫌韋曜特抗烏程之旨公也以忌諱而多遊詞不幾泛乎孫盛取妬于權門王韶見仇於貴族直也懼府怨而存長厚不幾狗乎一在詳志體如司馬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楊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葱不几腴聞乎日食之數南北互異而黃鍾之數歷代論殊不几聚訟乎行不論顯晦今列傳止三品而忠烈隱逸之士皆闕不書或如受金乞米何以勸善乎事亦貴網羅今實錄所載名臣行蹟不過數語而取足於家乘墓誌

寧無失真乎。則筆削之例當考也。如李淳風于志寧之徒。則授以志。顏師古孔穎達之徒。則授以記傳。杜梓豫章各效其用。則銓配之例當倣也。汗牛充棟之書。雖非旦夕可竟。第令遷延歲月。則殺青無期。監修數易。則取裁靡定。則編纂之事。又當勤也。劉知几三長五不可。旨哉乎其言之矣。誠經以爲經。史以爲緯。綦組以相生。事法以相成。班馬諸君。且將北面替華而待之矣。奚論公史私史也。

國史論

前代修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宮中有起居注。如晉董狐齊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故通知典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動。而書之。後世讀之。如親見當時之事。國朝設修撰。編修。檢討。謂之史臣。俾司紀錄。立班。雖近螭頭。亦遠在殿下。然按太祖時。劉基條答天象之問。上悉以付史館。在太宗時。王直以右春坊右庶子。兼記注。凡聖政聖訓之當書者。皆錄之。以備纂述。是史官之職在國。初猶未失也。成化以來。寢以廢墜。史官與人主動靜。逸不相及。

政事不及與聞。惟易世之後，則取諸司前後奏牘，分
吏、戶、禮、兵、刑、工爲十館。事繁者又爲二館，分派諸修
史者，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副總裁畧刪削，總裁亦
畧潤色。夫列代之史，疏議什之一，而朝廷起居政事
因革所宜紀錄者尚多。胡斤斤乃爾，且列傳止於三
品，而忠烈隱逸之士皆闕不書，何以勸善乎？又實錄
所載名臣行蹟，不過數語，而取足於家乘墓誌，寧無
失真乎？况其中又有奪于衆，不得書；迫于勢，不敢書
而所書者，或徇愛憎，而至於誣，此其故皆始於紀言
紀動之制不復，而以數十年之後追書異日，故往往
失真也。茲欲國史之修，宜重起居之任，動則必書，微
無不錄，藏之匱櫝，以待纂述，而又博訪史書，裁成鉅
典。若革除之間，孫蒙祖號，土木之際，弟襲兄年，與夫
建文死事諸臣，爭光叩馬者，其亟改定表章，于以一
統紀，而昭國是不稱一代信史哉。

國史類

紀傳史考

史記

西漢書

東漢書

三國志

晉史

宋書

梁書

陳書

南齊書

後魏書

北齊書

後周書

南北史

隋書

舊唐書

新唐書

五代史

宋史

遼史

金史

元史

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史。一代之史。必屬一代之人。

麟經絕筆。史學寥寥。司馬遷易編年之法。爲紀傳之體。上紀軒轅。下終漢武。作史記百三十篇。有紀有表。有書。有世家。有列傳。揚子雲稱其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是矣。然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叙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班固所以議其失也。班固刪史。遷之書。成父彪之業。起於高帝。訖於王莽。作漢書。凡百卷。有十二紀。八表。十志。十傳。范曄稱其不激。詭不抑抗。瞻而不穢。詳而有體。是矣。然論國體。則飾

主缺。而折忠臣。叙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略事實。此傳元所以譏其非也。范曄東漢書。雖曰類次整齊。用律精深。而論誅宦官。爲逆天理。惜使西域。爲遺佛書。酷董宣。烈蔡琰。志恠誕。缺藝文。則安能免。夫詭誕不經之譏乎。陳壽三國志。雖曰高簡有法。詞多勸戒。而以父憾。不取諸葛。索米不傳。丁儀。寇蜀。帝魏。其失尤甚。則安能免。夫鑿齒。蕭常之正乎。晉史。始於何法盛等十八家之制作。而成於唐臣房玄齡。褚遂良之纂錄。蓋亦備矣。然好採詭異。語

多駢驪。是其失也。沈約宋書號爲博洽。何仰載魏晉之事。蕭子顯齊書喜自馳騁。何多爲藻繪之文。梁陳書撰於姚思廉。言詞卑弱。故學者罕傳也。後魏書撰於魏收。褒貶任情。故時號穢史也。北齊書撰於李百藥。而雜采他書。後周書撰於令狐德棻。而多非實錄。李延壽南北史簡矣。乃不作志書何也。魏徵隋書直矣。乃或錄詭妄何也。舊唐書纂於劉煦。新唐書成於歐陽修。宋祁諸公。而新書勝舊。奸邪者與正直同傳。舊史失而新史改也。撫字者與隱逸同班。舊史謬而

新史正也。豈以事增文省而遂弗之取哉。五代史獨成於歐公之手。而法度甚精。其意專師春秋。曰夫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予述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可見也。其例專事誅心。觀梁臣唐臣之辨。六臣雜傳之著。可見也。豈以韓通無傳而遂掩其美哉。宋遼金三史。編於歐陽玄。揭傒斯。華夷鼎立。正閏無統。附傳玄輩之私情。違楊廉夫之公議。蓋徒襲胡元之富貴。而不顧天地之常經矣。元史嘗作於胡粹中。其詳莫得而考。逮我聖祖龍興。爰命儒臣纂修事迹。

親裁義例。凜乎內夏外夷之防。是雖儒臣載筆之功。而亦我

聖祖指授之明也。此所謂二十一史者。蓋皆紀傳之體焉。蘇子由古史。所以正史記之訛謬也。觀其言曰。古之帝王。其於爲善如水之必寒。如火之必熱。其於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立言之善。近世莫及。則其爲史。遷之忠臣宜矣。劉子玄史通。所以商前史之得失也。觀其上窮天道。下浹人倫。使砒砒不得掩瑕。薰猶不得共臭。則其爲諸史之藥石。宐矣。嗚

呼。史未易言。况於作乎。何世之輕於作史也。

編年史考

史繼春秋而作。則編年其得乎。春秋之後。有吳越春秋。有楚漢春秋。有虞氏春秋。有呂氏春秋。有孫盛晉春秋。有吳兢唐春秋。其名則同。其實則異矣。此蘇老泉所以有亂耶僭耶散耶之譏也。不襲春秋之名。而用春秋之法。不徒用春秋之法。而又得春秋之意。斯其爲善編年者乎。若荀悅西漢紀。若袁宏東漢紀。若吳均通史。若宋庠通譜。若章衡通載。皆編年也。二紀

刪繁剪穢。足便觀覽。而不免於疎畧。三通貫穿上下。會成史法。而互有乎得失。要而言之。其惟溫公之通鑑乎。本春秋之法。用漢紀之體。出入十九年間。上下五千餘載。首書三晉。爲侯。所以明君臣也。力辨四皓。爲黨。所以明父子也。惜乎帝魏。帝梁。黜唐紀。周雖胡文定。舉要拾遺。亦何救哉。補溫公之缺。以成一家之言者。劉恕。金履祥也。故其書曰通鑑外紀。曰通鑑前篇。自今觀之。疑經傳而信子書者。劉氏之惑。援典謨而襲春秋者。又金氏之贅也。做溫公之體。以備有宋

之史者。李燾。陳桎也。故其書曰通鑑長編。曰通鑑續編。自今觀之。信傳聞而略國史者。李氏之失。閏金元而明正統者。實陳氏之功也。繼春秋者。朱子之綱目。表年首事。而因年以著統。大書撮要。而分註以備言。其義固甚精矣。而其大旨。則在於明正統之歸。觀朱子曰。綱目之作。意在正統。是可見也。繼綱目者。我朝之宋元續綱目。做朱子之凡例。而特闡隱微。正國史之傳疑。而大明心迹。其義亦非一矣。而其微意。則在於嚴夷夏之防。觀

御製序有曰。內夏外夷。正名分。植綱常。是可見也。愚以爲溫公用春秋之法。而時得其意。朱子得春秋之意。而善用其法。後之論編年者。於是求之足矣。

史記考

易編年而爲紀傳者。司馬遷也。蓋其負邁世之氣。擅良史之才。其作史也。措辭雄健。寓興深遠。有本紀。有世家。有列傳。有書。有表。本紀者。天下之統。世家者。一國之紀。列傳者。一人之事。書著制度沿革之大端。表著興亡理亂之大略。此其大法也。本紀始於黃帝。以

見帝王之統緒。世家始於太伯。以見封國之先後。懷王旣泯。而項羽主命。故紀項羽焉。惠帝幼弱。而呂后擅朝。故紀呂后焉。蓋從實錄也。孔子在周。則臣道在後。世則師道。故以世家別之。陳涉在夏商。則爲湯武。在秦則爲陳涉。故以世家係之。蓋有深意也。列傳褒貶尤有深意。以伯夷居於列傳之首。重清節也。以孟荀冠於淳于之徒。尊吾道也。以莊周附于老子。以申不害附于韓非。別異端也。以表言之。三代世表。以世系爲主。所以觀百世之本支也。諸侯年表。斷自太和。

所以觀世變之升降也。秦楚年表上尊義帝而漢居其中。所以明大義也。將相年表上係大事之記。所以明職分也。以至漢興諸侯年經而國緯以觀天下之大勢。高祖功臣國經而年緯以觀一時之得失。莫不有深意存焉。以書言之。平準一書著武帝征利之害。封禪一書著武帝求仙之失。書天官以警時君修政之心。書河渠以著歷代水利之田。其著律書也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其知造律之本矣。其序曆書也不言太初而言古曆。不言八十一分

之衍而言九百四十分之法。其知作曆之法矣。以至禮書載禮論而不取綿蕞之儀。樂書載樂律而不取房中之歌。亦莫不有深意焉。不特此也。陳平而曰陳丞相衛青而曰衛將軍。豈非有得於紀官之意乎。周勃而曰絳侯。韓信而曰淮陰侯。豈非有得於紀爵之意乎。梁王而曰彭越。九江王而曰黥布。豈非有得於稱名之意乎。張叔田叔之稱叔。其與書字也。同一轍。賈生酈生之稱生。其與書子也。均一義。吁。繼春秋之後而存春秋之例。舍遷史吾誰與歸。

評史類

班馬二史考

甚矣哉史之難言也。三代之後稱良史。以班馬爲先。自今考之。司馬氏之作史記。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楊子雲稱之誠是也。嘗讀其書。如叙游俠之談。而論六國之勢。則土地甲兵。以至車騎積粟之差。可謂辨矣。而莫不當其實。是辨而不華也。叙貨殖之資。而比封侯之家。則棗栗漆竹。以至籍藁鮫紫之數。可謂質矣。而莫不飾以文。是質

而不俚也。上自黃帝。下迄漢武。首尾三千餘年。論著纔五十萬言。非文之直乎。紀帝王。則本詩書。世列國。則據左氏。言秦兼諸侯。則採戰國策。言漢定天下。則述楚漢春秋。非事之核乎。伯夷古之賢人。則冠之於傳首。晏嬰善與人交。則願爲之執鞭。其不虛美可知。陳平之謀略。而不諱其盜嫂受金之奸。張湯之薦賢。而不略其文深意忌之酷。其不隱惡可見。然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叙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班固所以議其失也。班

孟堅之著漢書。不激詭。不抑抗。瞻而不穢。詳而有體。范蔚宗贊之誠是也。嘗讀其書。如公孫弘矯飾之詭。行則實其鈎名之言。東方朔詼諧之詭談。則鄙爲滑稽之雄。此不激詭之體也。蓋寬饒之事主。抗言而爲狂瞽者也。則以爲邦之司直。梅福之去官。抗節而從所好者也。則以爲尚有典刑。此不抑抗之體也。相如之風雅。而及於臨邛奔亡之事。則以爲淫靡之戒。張禹之傳授。而及於後堂聲色之樂。則以爲乖僻之箴。此瞻而不穢也。賈誼政事之書。載其萬言。皆切於世

事董生賢良之策。載其三篇。皆明於經術。此詳而有體也。然論國體則飾主缺而折忠臣。叙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詞章而略事實。此傳元所以譏其非也。吁。以班馬之史。而猶不免後世之議。此史之所以難言也。

其全在實民之氣。載兵三篇。皆對於經術。並詳而有
體也。然論國體。則節主欽而存忠。臣叙世教。則貴取
容而廢直。節是時務。則論詞章。而略事實。此傳元所
以譏其非也。所以班焉之史。而猶不免後世之議。此
史之所以難信也。

漢書卷之四

